遊走中的出家修道者　提舍

上世紀中，出家人嚴重缺乏，佛教道場的住持，無以為繼，下半世紀以後直至今天，不少人發心出家，佛行事業得以充份發揮。可是，怪象百出，佛教由缺乏住持的深淵，掉進另一個亂象百出的深淵。出家人四處遊走，各自為政，各自籌謀，原有的制度無人遵守，對己有利的條文，拿出來作妄為的憑據，不利的規制，狡辯為時代變遷，不需遵守。

自唐朝慧遠大師主張沙門不禮王論，認為僧事該僧決，佛教應自強，自律，毋須教外人指點後，佛教地位提昇，寺產豐厚，出家人養尊處優，嚴謹的法義不彰，每況愈下，引來社會極大不滿，被評為不事生產，懶惰腐敗，縱容，違反人倫，未盡社會責任，虛耗國庫，特權階級。

說穿了，其實是利益問題，如果資產豐厚，必遭人妒忌，如果只顧享受，不作出貢獻，定遭人評擊，甚至搶奪。佛世時，僧團到處遊行，弘法利生，不佔產業；吃的，穿的，皆是人棄，或過剩的東西，完全沒有私產，不但不會引來爭奪，亦是完全的利生。此外，佛還制定不同的戒律，表面是約束出家弟子個人的行為，實是不想弟子的行為對大眾構成影響。背後的動機，全在為社會大眾設想。可以說，佛教的存在，不會侵損社會，只會帶來利益，佛教的存在，不會破壞環境，虛耗資源在營生上，猶如不曾存在過。佛教的制度，戒律，對弟子有嚴格規定，不許隨便出家，破壞佛教形象，任何人出家，必須多年的試驗及跟隨師父學習，完成期後，才可自由，獨立，或到處弘法。出家人必須有目標，持戒律，自立，對教，對社會，沒有任何侵損，只有奉獻。

反觀今日的亂象，任何人毋須經過考核、篩選、認可，只要剃頭，換上僧衣，便完成出家程序，尤有甚者，出家後竟不穿僧衣，美其名為不想自己的不好行為影響佛教；或是穿上僧衣，再將俗服蓋其上，誑言內裏仍是出家人。更有人出家不知所為何事，沒有人生目標，沒有大願，只為披一件僧衣，美言是夙世的因緣。或有出家後，沒有依止，沒有定課，不會修行，不知怎樣修行，連生活也成問題，住宿吃飯、謀生等生活性的問題，完全沒有考慮過，只寄望發心出家後，自會有護法護持，不會餓死。身為出家人，宗教師，住進公共屋村去，與俗人混在一起，舉止言行與俗人無異，宗教師身份，竟淪為與世俗人爭奪社會資源，領取綜援金，受社會救濟。或於世間種種營生，與俗人無異；但工作不便時，干脆脫下僧服，反袖苦幹一番。更有出家人與俗家親眷共住，或是住進居士家中，與俗人共作息，跟俗人無異，閒時甚而與大群人進館子，大排筵席，高談闊論，出家在家，混為一體。別說進修佛學院，維持出家的專業資格，就是一般知識，學問亦低落，如何統理大眾？如何攝受眾生？亦有自行創設道場，甚至美侖美奐，招徠一大堆人，每天討論營生，擴建各殿，籌謀費用，營

營役役於大小事務中，目標是建設一個掛名佛教的家，讓不同的眷屬住進其中，舒適度日。可以說，出家後，再遷進另一個家。

亦有一些別具用心之士，覷準佛教的「無王管」，且資源豐富，信眾愚痴，干脆剃頭出家，卻不懂佛理儀規，只有默默低頭出入，不發一言，或是閉關躲起來，享受舒適，卻被信眾誤解有道，修行功深，受人敬仰，頂禮膜拜。無奈老一輩年事已高，急於找繼承人，雖不滿其行徑，只有默忍，或是體弱多病，無暇管理，任其自生自滅。這些一登龍門之徒，根本沒有道心，亦不愛惜佛教，只是偶然機會下，脫穎而出，除了外相是出家人外，內裏煩惱充斥，自然胡作非為，不管出家人身份，不理佛教形象。信眾見到外相已滿足，不在乎他們的過去，不介意其內在思想，彷似出家後，霎時變得完美，無須學習，吃苦，便可住持佛教，統理大眾。

這些亂象，怪象，由來已久，非今天獨有。在中國的歷史中，曾多次被詬病，朝庭看不過眼，增設僧官，訂立僧制，嚴格篩選，考核出家人，將佛教納入正軌。可是這些外來的管治，定不如自我的約束好，畢竟僧事還是僧制好。任何人皆不想受人約束，管制，於是提出抗議，認為不受尊重，認為是外行人插手內行事務。而忘記了只要表現好，能自律，對社會不做成負擔，甚至有貢獻，自然受到尊重，無從干預，毋須為受他人歧視而去爭取，抗議，鬥爭。要有僧伽的尊嚴，卻不守僧伽的規矩；取諸於社會，卻不回饋社會，必然帶來別人干預的後果。佛陀早有所見，制定規戒，似在約束僧伽，實是減少與世俗的對立，防患未然於教外的干預，侵略。

有以為出家人超然於世外，不與俗人為伍，是人間的世外桃源。卻不知出家或在家，僧事或國事，皆息息相關，互相影響，在地球村內，一舉手，一投足，會影響到千里外的人。在同一天空下，同一生活中，共享社會資源，儘管如何躲起來，如何逃避，無法脫離與大眾的關涉，充其量只是減少而已。因此，認為可以躲進出家生活中，認為可以不被社會干涉，認為可以安枕無憂，自由自在過活，是不實際的想法。緣起法是眾緣的和合形成萬事萬物，好事佔多便產生好果，壞事多便產生壞果。最後迴向於種因者身上這是一種物理定律，因果定律。

四處遊走的出家修道者，皆有一向道之心，亦有其夙世因緣，只是把握不到目標，亦缺乏出家的周詳計劃，弄至徬徨失措，虛度光陰及大好因緣，實在可惜。而最可怪責的是他們的師父，只讓他們出家，沒有好好安頓他們的生活，指導他們的修行功課，甚至失去聯絡，求助無門。

但願不再濫收門徒，濫為剃度。而流落在外的，四處遊走的能被追尋回、認領、或是找到他們的出路，不再做迷失的佛陀使者。